

弘

簡

錄

弘治錄卷二百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遂叛亂 附佞臣

耶律刺葛

送刺寅底石安端消哥

耶律轄底

子迭里

耶律察割

敵愾婁國

牒蠟

耶律海思

耶律劉哥

弟益都附蕭翰

耶律重元

子涅魯古

蕭胡視

蕭革

蕭迭里得

耶律古迭撒速竹蕭國古辭

耶律乙辛

喜孫張孝傑

燕哥蕭十三蕭余里也耶律合魯蕭得裏持蕭訛都幹蕭達魯古耶律塔不也

耶律阿思

父獨

蕭朮先

耶律余脂

奚回離保

刺葛字率懶太祖同母仲弟次迭刺次寅底石次安端太祖印

位拜刺葛別隱爲人性愚檢以計涅烈部破之而驕遂與迭刺

寅底石安端謀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按問具服上不忍

加誅與刺葛等登山刑牲告天地曰汝謀此事不過欲富貴耳  
出爲迭刺部夸离董六年統本部兵攻下平州還滑哥教之復  
謀亂乘上親征誘羣弟據西山以阻歸路適車駕還聞而避之  
南趨十七濛遣人謝罪上矜憐之許以自新七年駕次赤木城  
刺葛等詐降上素服乘赭白馬以將軍耶律樂姑輅刺僅阿鉢  
爲御解兵器肅侍衛以受之因加慰諭及上次蘆水迭刺謀爲  
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至紿柵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  
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  
隸諸軍而刺葛引其衆至乙室董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皇太  
后陰遣人諭令避去會弭姑乃懷里陽言車駕且至其衆驚潰  
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刺葛遣寅底石引兵徑趨行宮焚其  
輜重廬帳縱兵大殺皇后急遣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復

令其黨神速姑焚劫西樓上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爲意諸將  
請急追之上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  
必矣盡以先所獲資畜分賜將士留夸离畢直里姑總政務自  
將北追過彌里岡刺葛而木葉山射鬼箭乃執叛人向彼亦以  
其法厭之至達里淀選輕騎追及培只河盡獲其黨及輜重生  
口先遣室韋及吐渾酋長拔刺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路  
命北宰相迪里古爲先鋒進擊之刺葛率兵逆戰迪里古輕兵  
薄之其弟過古只臨陣射殺數十人衆莫敢前相距至晡衆乃  
潰追至柴河自焚其車乘燼帳而去前遇拔刺迪里姑等伏發  
合擊遂大敗之刺葛奔潰遺其所奪神帳於路上見而拜奠之  
所獲生口盡縱歸本土其黨庫古只磨朶皆面縛請罪師次札  
堵河大雨暴漲遣北宰相迪雅率驍騎先渡遂擒刺葛涅里哀

阿鉢於榆河北宰相蕭實魯寅底石自刳不殊刺葛等至行在  
以橐索自縛牽羊望拜上還至大嶺時大軍久出輜重不相屬  
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爲食孳畜道斃者十七八物賈十倍器  
服資貨委棄於楚里河狼籍數百里因更刺葛名暴里上以青  
牛白馬祭天地分賜生口六百馬二千三百與大小鶻軍所獲  
逆黨雅里彌里生薶之銅河南軌下放所俘還多爲于骨里所  
掠上怒引輕騎馳擊復遣驍將分道追襲盡獲其衆并掠者于  
厥掠生口三十餘人俾贖其罪放歸本部至石嶺西詔回軍乏  
食所棄兵仗召北府兵驗而還之以存莠董混里袞附叛不忍  
顯戮命自投崖而死轍其逆黨以妻女賜有功將校所掠珍寶  
孳畜還主亡其本物者命責償其家不能償者賜以部曲上親  
鞠逆黨怖胡亞里只等辭多連宗室脅從乃杖殺首惡怖胡餘

並原釋于越率懶之子化哥屢蓄姦謀上每優容之而反覆不  
俊召父老羣臣正其罪并戮其子分財畜以給衛士凡鞠逆黨  
三百餘人獄既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復生賜宴一日隨其平  
生所好使爲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觥各極其意明日乃  
以輕重論刑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爲刺葛所使皆釋其罪前  
于月赫底里子解里刺葛妻轄刺實預逆謀皆絞殺之寅底石  
妻涅离魯從安端妻粘睦姑嘗自矜有出人之智安于兇狠豁  
壑可塞而貪黷無厭求人之失雖小謂重如泰山身行不義雖  
大謂輕於鴻毛昵比羣小謀及婦人同惡相濟以危國祚雖欲  
不改其可得乎北宰相寶魯妻餘盧視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  
從于叛逆未寘之法而病死此天誅也解里自幼與朕嘗同寢  
食眷遇之厚冠於宗屬亦與其父背大恩而從不軌茲可恕乎

既而又嘆曰：致人于死，豈朕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塗炭生民，剽掠財產，民間昔有馮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至神冊二年，刺葛與其子賽保里叛入幽州，爲人所殺。達刺爲人性敏，給太祖常言其智卒，然圖功吾所不及，纓以謀事不如我也。適回鶻使至，遣令迂之，無能過其語者，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語，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神冊三年，欲南奔，事覺，知有罪，預爲營壙，諸戚請免上素惡其妻，涅里袞乃令自縊壙中，并以奴女古叛人曷魯只生瘞其中，而赦之。天顯元年，爲中臺省左大相，是歲七月庚午卒。寅底石字阿辛，後受遺詔守太師政事，令命輔東丹王淳欽，皇后遣司徒劃沙殺于路，重熙間追封許王。安端字猥隱，神冊元年討平雲州，三年爲惕隱。天贊元年征渤海破

老相兵三萬餘人三月丁丑安邊鄭頡定理三府叛討平之壬午獻俘誅安邊府叛帥二人四年爲北院夸葛董太宗卽位有定策功會同初伐晉率兵先出鴈門下忻代三年立私城爲白川州置官屬世宗初立以兵往應敗李胡于秦德泉天保初以功封東丹國賜號明王又坐與子察割通謀穆宗赦罪放歸田里卒滑哥者釋魯子性陰險初烝父妾懼事彰與剋蕭臺晒等共害其父歸咎臺晒獲免太祖卽位雖知凶逆務廣恩施姑示含忍授以勳恩復預諸弟亂平羣臣議罪皆謂滑哥不可釋于是與其子痕只俱陵遲而死勅軍士恣取其產

耶律轄底字涅烈衮肅祖孫夸葛董帖刺之子幼黠而辯險佞者多附之痕德董可汗時異母兄魁古只爲迭刺部夸葛董故事爲夸葛董首得行再生禮魁古只方就帳易服轄底卽取紅



袍貂蟬冠乘白馬而出令黨人大呼曰夸齊蓋出矣衆皆羅拜  
因行柴冊禮自立爲夸齊蓋與于越釋魯同知國政及釋魯遇  
害轄底懼人國已羣其二子迭里特剌剌奔渤海僞爲失明後  
因隼馬之會與二子奪良馬奔歸國益爲姦惡常以巧辭獲免  
太祖將卽位讓轄底辭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乃爲  
于越及太祖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刺葛等爲亂不從則殺  
之車駕還至赤水坡轄底懼與刺葛俱北走至榆河爲追兵所  
獲太祖問曰朕初卽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  
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卽位衛從甚嚴與凡  
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覩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  
諸弟懦弱得則易圖若事成豈容之哉復願諸弟責以汝輩乃  
從斯人之言迭刺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

不復封囚數月縊殺之將刑語以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  
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多爲亂宜分爲  
二以弱其勢子迭里特字海隣素有膂力善馳射馬蹏不仆  
尤神于昏視人疾若隔紗視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  
及卽位拜迭刺部孛菑菑太祖嘗思鹿醢解醜問能取者進曰  
臣能得之乘內廐馬廐雙鹿逐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躍而前弓  
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名視之  
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  
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至親每加賜資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  
職後從刺葛亂而死

察割字歐辛亦名麻答性酷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爲懦  
太祖識之曰此兒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見其目若風

駭而有反相語近侍朕若獨居無令入門太宗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及世宗卽位鎮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劾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卽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奉寧王令守鎮州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脰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會安端爲西南面大詳隱察劾佯爲父怒陰遣人白帝卽名之旣至哀泣不勝帝憫之使傾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託以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鎗馳走屢以家之細事問上信以爲誠時因詣族屬雜處不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屋質察知表列姦狀帝不信反以表示固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止之曰朕固知之何至泣耶察劾時出怨言屋質曲諭之

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帝謂其  
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不納履  
欲謀亂不果會帝伐周至詳古山與太后祭讓國皇帝于行宮  
羣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復以謀告耶律盆  
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弒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  
其家屬至夜闔內府物見碼爾益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其妻  
曰壽安及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  
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何足憂其黨甥斯報壽安屋質以兵  
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弒皇后于柩前倉惶出陣爲敵獵所誘斃  
殺之諸子皆伏誅 敵獵字烏魯六院夸离董术不魯之子少  
多詐世宗卽位爲郡牧都林牙察割亂官僚多被囚繫及壽安  
王與屋質率兵來討遣人諭曰汝等旣行弒逆復將若何其黨

奪虜董割者委兵歸王餘衆望之皆往察制度事不成卽詣囚  
所持弓矢脅曰悉殺此曹敵獵進口殺何益於事竊料屋質將  
立壽安王故爲此舉且壽安未必知若遣人藉此爲辭以立壽  
安爲名庶可免禍察割如其言問誰可使者答曰大王若不疑  
敵獵請與挾撒葛同往說之察割遣之壽安王用敵獵計誘殺  
察割凡被害之人無一被害者皆敵獵之力也亂旣平帝嘉賞  
然未顯用敵獵失望居常怏怏陰懷不軌復與其黨謀立婁國  
事覺伏誅 婁國字勉辛倍子天祿五年遙授武定軍節度使  
察割亂敵獵以計誘出婁國乎刃之改歷南與上京留守行臨  
潢尹事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因有覬覦之心應曆二年誘敵獵  
海思及羣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爲壽安王時卿數  
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婁國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縊于

可汗州西谷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牒蠟字述蘭亦濬古

只後天顯中爲中嶺省右相會同二年與趙思溫持節開晉帝  
及我師伐晉至滹沱河降晉將杜重威牒蠟功居多大同元年  
平相州之叛斬首數萬級世宗卽位遣使馳報仍命牒蠟執偏  
將朮者以來其使誤入朮者營朮者得詔反誘牒蠟執送太后  
牒蠟亡歸世宗和約旣成封燕王爲南京留守察割謀逆牒蠟  
方醉其妻扶入其幕因從之明旦濬安王討亂凡脅從者皆樂  
兵降牒蠟不降陵越而死妻子皆誅 耶律則字歐新季父房  
卷古只之孫性輕佻多力人呼爲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  
輒克由是得名會同九年太宗入汴命知澶淵控扼河渡天祿  
元年燕趙以南皆應劉知遠則與汴守蕭翰棄城歸闕先是卷  
古只爲其弟轄底詐取奪離董白是族中無任六院職事者世

宗不悉其事以朗爲六院大王察割之亂遣人報朗曰事成矣  
朗遣詳穩蕭胡里以所部軍往命曰當持兩端助其勝者穆宗  
卽位伏誅籍其家屬

耶律海思字鐸袞釋魯庶子爲人機警有口辯爲北王府郎君  
會同五年應詔赴闕直言時事年值十八召見賜坐詢以治道  
命安端頗德試之數日奏其材臣等不及帝召見問曰與汝言  
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著靴  
行曠野射鵠帝大笑擢宣徽使屢任以事知其素貧賜以金器  
卽散于親友後從帝伐晉有功皇太后遣耶律屋質責世宗自  
立海思得預應對言不爲遜世宗命以汝見屋質勿懼及遣海  
思見太后應對不稱旨俄領太后諸局事坐謀反死獄中

劉哥字明隱賓底石子幼騎狼好陵侮人長益兇狡太宗惡之

使守邊徽累遷西南邊大詳穩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鄰居世宗立于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既與李胡戰安端擊馬王子天德馳至以槍刺之劉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李胡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事不以功爲愆隱天祿二年與其弟益都天德及蕭翰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僞誓免死流烏古部未幾如誓以千頂疽死益都殘忍多力膚若蛇皮天祿初以族屬爲皮室詳穩因謀反免死使千轄亞斯圖既還復預察湖之亂陵遲而死異母弟二人化葛里奚塞應曆初以族子甚見優禮三年或告與衛王宛謀逆下獄歸辭獲免四年春復謀



反伏誅。蕭翰木名敵烈，李崧爲製，姓名字曰寒貞，乃敵魯子。天贊初，命將兵救張文禮，會同初領漢軍侍衛。八年伐晉，敗晉將杜重威，追至黎都。翰奏可令軍下馬而射，帝從其言，軍士步進，敵人持短兵，卒至我軍，失利。帝悔之曰：「此吾川言之過。」至此，克汴，留爲宣武軍節度使。開世宗卽位，委軍事于李從敏，徑趨行在。皇太后與世宗和議未定，問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又問屋質以附太后，被囚，快之，因卽囚。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徒犴何也？對曰：「第願公不至如此。」翰默然。天祿二年，尚帝妹阿不里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劉哥屋質，遼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發其事。屋質因譁以爲不可，卽詔鞠案，伏辜。帝竟釋之，復與公主以書結安端，屋質得之，以奏。翰始伏誅。

耶律重元小字孛吉只聖宗次子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  
望者畏之太平三年封秦國王聖宗崩興宗立欽哀皇后稱制  
密謀立重元轉以所謀白于興宗益重之封爲皇太弟重熙六  
年七月壬寅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七年三月  
戊戌朔駕幸行帳十二月己巳判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  
帥府事其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  
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請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詔從之十八年  
賜以金鈔營書二十四年三月癸亥生子曲赦行在及長春鎮  
北二州徒以下罪道宗卽位卽爲皇太叔免拜不名遣安撫南  
京軍民俄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  
所未有其子涅魯古說其父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弑逆清寧  
九年車駕獵灤水帝知其謀用耶律良計遣人急召涅魯古知

其事泄謀與同黨陳國王陳六并蕭胡覩蕭迭里得貼不林牙  
涅刺溥古駙馬參及弟朮者圖骨詳穩耶律郭九太保奚叔提  
點烏骨護衛敵不古按答宮副韓家奴寶神奴等凡四百餘人  
誘脅弩手軍擁以犯行宮陣于帷外將戰其黨多悔過効順各  
自奔潰樞密仁先等率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  
詳穩渤海阿斯護衛蘇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旣知失計北走  
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詔族其家先是重元將起  
兵帳前雨赤如血識者謂敗亡之兆 涅魯古小字耶魯綰性  
甚狠與宗一見知其自有反相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  
年進楚王爲惕隱清寧初徙王吳二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終  
其能置密使

其子觀字乙辛口吃視斜髮鬢上伯父孝穆怪其狀貌族中未

有旣壯魁梧桀傲多揚人惡重熙中爲祗候郎君九年北大王  
府布狼帳郎君自言先世與國聯姻許置敵史卽以爲之俄還  
興聖宮使尚秦國公主授駙馬都尉以不諧離婚復尚齊國公  
主爲北面林牙清寧中歷北南院樞密副使代族兄木哲爲西  
北路招討使木哲爲蕭阿剌所愛樞密蕭革嫉之二人不相協  
以是令木哲赴闕至卽希革意發其舊事因得罪胡覩又欲要  
權歲時獻遺珍玩畜產于革二人相愛過于兄弟遂拜胡覩同  
知北院樞密事時族弟敵烈爲北剋薦其可用授以旗鼓拽刺  
又薦國舅詳穩蕭胡爲爲宿直官見其辨給壯勇傾心交結每  
遇休沐言論終日人皆怪之因位在樞密乙辛下意怏怏不平  
嘗與重元子涅魯古謀逆欲以連發時同黨耶律撒刺竹謂胡  
覩等曰我軍甚衆乘其無備中夜決戰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

誰從我胡視口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  
黎明而發何遜之有重元聽胡視計令四面巡警待旦是夜重  
元僭位號胡視自爲樞密使明日戰敗胡視被劊單騎遁走至  
十七淦投水死五子同日伏誅 蕭革小字滑哥國舅房林牙  
和尚之子警悟多智數游近習間以諛悅相比昵爲流輩所稱  
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爲北面樞密副使明年拜北府宰  
相十五年改北院樞密同知怙寵專權矯情媚上同僚具位而  
已耶律義先因侍燕言革奸佞革但謝之上時語革義先無禮  
當黜對曰其人天性忠直天下皆知莫逃聖鑒今以酒過爲罪  
恐拂人望帝悅其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十九年拜南院樞密使  
詔班諸王上伐夏更北樞密同知使按軍邊城以爲聲援二十  
一年封吳王改知北院進王鄭兼中書令興宗大漸受遺命立

道宗與兄蕭阿剌同掌朝政封楚王革多私撓阿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伺帝意不悅因譖阿剌恃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胡覩陰助之帝大怒縊阿剌于殿下後知革多計寵遇漸衰八年致仕封鄭國王其子爲重元胥革預其謀陵越而死

蕭迭里得字胡覩董國舅少父房之後父雙古尚鈿匿公主仕至國舅詳穩迭里得幼警敏不羈好射獵太平中以外戚補祇候郎君歷延昌宮使殿前副點檢重熙十三年伐夏命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遷都點檢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十八年再舉西伐奏軍馬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爲難制但嚴設斥埃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帝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旣而失利還復爲都點檢十九年夏人來侵金肅軍上遣率輕兵督戰至河南三角川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

部署事出爲西南面招討使族弟黃八家奴告其主私議宮掖  
事迭里得寢之事覺決杖削爵爲民清寧中上以所坐事非本  
犯起爲南京統軍使以從涅魯古等亂敗走被擒伏誅

耶律古迭本宮分人素好戲狎不喜繩檢脊力過人善擊鞠重  
熙初爲護衛歷宿直官十三年西征以爲先鋒夏人伏兵掩之  
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歿乃單騎突出遇夏王元昊來圍勢甚急  
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捕乃還營改  
興聖宮太保後從重元亂戰敗追擒之陵遲而死 耶律撒剌  
竹孟父房滌洌之孫性兇暴清寧中累遷宣徽使改殿前都點  
檢首與重元謀亂灤河之役適在改所聞亂劫獵夫以從旣至  
知涅魯古已死大悔恨之語重元曰我輩今日惟有死戰何爲  
若見戲自取殞滅重元不從遲明戰死 蕭圖古辭字何寧褚

持部人素姦佞有餘好聚斂專悞變更法度仕重熙中以能稱  
累遷左中丞清寧初歷北面林牙改北院樞密副使辨敏善伺  
顏色應對合上意皇太后嘗曰有大事非耶律化哥蕭圖古辭  
不能決者過日隆擢知使事凡數月所薦引多為重元黨與六  
年山知黃龍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頃之為北院樞密使詔許便  
宜從事加左監門衛上將軍重元敗為庶人沒入興聖宮卒

耶律乙辛字胡覩袞五院部人父迭刺繁貧其妻方娠夜夢手  
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羊去角尾為王字後有子當為王  
生時在途患無水浴忽見湧泉飲酒以祭適草棘間得二盞因  
以祭東而飲之自幼慧黠嘗因牧羊野寢夢人手執日月令食  
已食月訖嚼日方半而覺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重熙中為文  
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令補筆視吏



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宗卽位賜漢人戶四十命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陞北院同知歷樞密副使清寧五年爲南院樞密使改知北院封趙王以新參國政未久治體奏留仁先重元亂不與回鶻海隣裏耶律撻不也阿斡官分人急里哥霞抹只魯並加上將軍諸護衛及士卒庖夫弩手傘子三百餘各授官有差尋拜北院樞密使進魏王賜匡時翊聖竭忠平亂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軍旅許以便宜從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悉蒙薦忠直者咸被斥竄太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詆皇后令耶律喜孫與馮家奴誣告仁德謀廢立事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其黨駙馬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今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久曠上信而納之尋回爲皇后因林

牙蕭巖壽等俱發姦狀出爲中京留守會生日有賜上遣近臣  
耶律白斯本往因私厚賂之泣言乙辛無過因讒見出反令姦  
人在朝致陛下孤危臣身在外竊川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  
人賜乙辛車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其黨霞抹章欣躍相慶  
時皇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詭以反謀詔使鞫問乙辛迫  
令具伏上怒命誅撒刺及速撒等復恐帝疑引致於庭各荷重  
杖不能出氣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別無異辭乃囚皇太  
子於上京監衛者皆其黨卒殺之復因山獬奏留皇孫蕭兀納  
諫而止由是始疑乙辛尚未悉知其姦會北幸黑山之平淀適  
見扈從官屬多隨其後惡之山知南院大王事例削一字王爵  
改混同王出知典中府七年冬坐以禁物竄入外國議法當死  
其黨燕哥奏當入議擊以鐵骨朶幽於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

兵甲事覺繼殺之乾統二年與張孝傑蕭十三俱發塚戮屍

耶律喜孫字盈隱永興官分人興宗在青宮嘗居左右輔導以爲傅父欽哀稱制尤見寵任重熙中其子涅哥爲近侍坐事伏誅遂無嗣帝以有翼戴功欲世其官喜孫之部因見馬印文有品部號使隸其部拜南府宰相十五年出爲東北路詳穩卒

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家貧好學登進士第清寧間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爲惠州刺史俄召復舊職兼知戶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改樞密院同知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上以奉職勤幹數問以事爲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太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道宗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列坐御榻傍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奏解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

何求帝大悅三年羣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哥以賢智也  
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二臣之下誠爲得人默飲至夜乃罷及皇  
太子被譖孝傑同惡扣頌按鞠黨人誣害忠良薦以忠於社稷  
帝又謂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許放海東青鴉俄乙辛罷悟其  
姦佞由爲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  
貶安肅州大安中死以族產分賜臣下久在相位貪貸無厭時  
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黃金不足以爲宰相家及第時詣佛  
寺忽迅風吹幙頭與浮圖齊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驟貴然  
不得其死竟如所言 耶律燕哥字善寧太祖異母弟鐸穩四  
世孫太師豁里斯之子爲人狡佞而敏清寧間爲左護衛太保  
太康初轉北面林牙乙辛再名倚爲耳目凡聞見必以告極愛  
而薦之帝亦以爲賢拜左奇萬畢凡殺害忠良多與謀之擢爲

契丹行宮都部署拜南府宰相遷惕隱大安三年爲西京留守卒蕭十三茂古乃部人節度使鐸魯斡之子爲人辨黠善揣摩人意清寧間以年勞遷護衛太保倚乙辛勢益橫恣山入其家凡朝臣有不附者輒使山之遷殿前副點檢謀太子計行遷都點檢兼同知樞密院事未幾進北院樞密副使凡陰謀多主之不勝稔惡出爲保州統軍使卒二子的里得念經皆伏誅

蕭余里也字訛都梳便佞滑稽善女工重熙間以外戚進清寧初補祇候郎君尚郎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南面林牙以父阿剌爲蕭革所誣出爲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冬召爲北面林牙咸雍中有告典族人木哲謀害乙辛者按無狀出爲寧遠軍節度使自後揣乙辛意傾心事之薦爲國舅詳穩太康初封遼西郡王爲西北路招討使乙辛復引爲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

都部署事助成構太子謀遷知北院樞密事賜推誠協贊功臣  
以女姪妻乙辛子綬也恃勢橫肆常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後  
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歸第轉西北路招討使以母憂去官卒

耶律合魯字胡覩董六院舍利蒙古直之後柔佞喜苟合與弟  
吾也清寧初俱附乙辛譖害太子遂見委任擢南面林牙至北  
院大王吾也亦至南院大王卒時號二賊 蕭得裏特遙犖注  
可汗宮分人善阿意順色清寧初乙辛見引累遷北而林牙同  
知北院宣敎使事謀陷皇太子仍遣監送上京促其行不令下  
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圍堵囚之太康中遷西南路招  
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回易詳穩壽隆五年坐怨望籍入典  
聖宮貶西北統軍司卒二子得未訛里乾統間伏誅 蕭訛都  
幹因舅少父房之後咸雍中補牌印郎君專希乙辛意欲實誣

太子事與耶律塔不也等詣闕自首語在太子傳因得尙皇女趙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授始平軍節度使復與乙辛讖不合恐事彰露欲殺以滅口譖爲車服解擬人主被誅蕭達魯古遙輦喇古可汗官分人性姦儉附乙辛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拽刺詳穩乙辛誣害之謀已成以達魯古兒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守蕭達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赦名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惡遂以爲國舅詳穩恆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名仰自殺後以疾卒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後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物不離杖咸雍初補祇候郎君與乙辛善故內外畏之及太子被誣按無迹塔不也密奏以質其誣得收延慶宮副使加監門衛上將軍壽元年轉行宮都部署天祚嗣位以黨與出爲特免節度使仍以略免罪

徙敵烈部節度使復爲教驍宮使天慶元年出爲西北路招討使以疾卒

耶律阿思字撒班太師古昱孫父獨額字胡獨董重熙初爲左護衛將禁兵從伐夏有功授十二行紘司徒令括山西諸郡馬還遷搜刺詳穩西南未平命同知金肅軍事夏人來侵擊敗之進涅刺與既部節度使清寧元年召爲皇太后左護衛太保四年改寧遠軍節度使東路饑奏振之歷五國烏古部遊興軍三鎮節度使四提軍詳穩大康元年卒追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阿思清寧初補祇候郎君以善射掌獵事進渤海近侍詳穩重元亂與護衛蘇射殺涅魯古賜號靖亂功臣徙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安初爲北院大王四年封漆水郡王壽隆元年爲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道宗崩受顧命天祚立加于越乾統同詔錄



乙辛餘黨蕭達魯古耶律塔不也等罪重者當籍其家阿思受賂多所寬貸蕭合魯嘗言當修邊備阿思以金賣國力沮其事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趙王堯年八十追封齊國王蕭奉先天祐元妃兄爲人素負奸佞外寬內忌因妃寵爲上眷倚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釣魚故事生女直部長在千里內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使諸長次第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再三旨諭不從上密諭奉先吾觀此人意氣豪雄且顧視不常恐貽後患可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恐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葢爾小國何能爲上乃止阿骨打歸知上疑有異志輒起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阿鶻產拒之掠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奉先不以爲意送

咸州諸責使令自新明年赴詳穩司與趙三面折阿骨打不屈其夕遁去遣人訴聞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四年遣侍御阿息保問女直境上多築城堡之故阿骨打對以若還阿疎朝貢如故若仍不發城且未已上問之命奉先發渾河北諸軍益以東北路統軍司討之阿骨打與粘罕等謀以銀术哥婁室闍母爲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番漢兵往討屯于山河店女直乃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來襲嗣先兵敗軍將往往遁去奉先懼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將肅聚爲患上從之嗣先請闕待罪諭止免官諸軍聞者相謂戰則有死無功退反有生無罪由是咸無鬪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口多六年高永昌叛上以奉先不知兵命張琳往討琳辭舊制凡軍國大計漢人不與上不允

保大元年誣耶律余覲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覺殺昱  
余覲懼奔女直上遣諸將往追及於閻山縣諸將共議主上信  
蕭奉先言視吾輩蔑如余覲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其下若擒  
余覲他日吾黨皆然不若縱之還紿追襲不及奉先恐後目諸  
校亦叛勸上驟加爵賞以結衆心乃以蕭遐買爲奚王蕭德恭  
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蒲里姑爲龍虎衛  
上將軍蕭和尚奴金吾衛上將軍蕭幹鎮國大將軍二年余覲  
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復進讒言陷晉王死中外  
莫不流涕人心益皆解體生平專務逢迎自育女直雖攻上京  
終不能遠離巢穴及是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計無所出請上避  
于夾山上方悟其奸願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  
何益于事恐軍心忿怨爾曹首鼠避禍必及我其勿從行方

下馬慟哭辭去行未數里左右爭執送金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道遇我兵奪歸始並賜死。耶律余睹宗室近族千金兵起屢請自効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爲東路都統重於渾河遇銀木哥希尹來拒余睹等已遜坐稍殺被罰會龍化州人張應古等降金余睹復取之以撻不野爲節度使未幾應古等逐不野金遣人來問龍化州已經降附何爲問罪而殺其主者乃託以大盜羣起使余睹收之金遣余睹著汝前後將兵戰東路未嘗不敗今聞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將往取遼主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報若知不敵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余睹密送欵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降上所受木國宣帶及器甲旗幟等金遣人

援接於桑林渡與將吏韓福奴阿八謝老太師奴蕭慶醜和尚

高佛留蒲答謝家奴五哥等責書具言所以降意一遞上沈涵  
遊敗不恤政事奸佞遠忠淫刑吝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二樞  
密得里底木無材能阿諛取容其子磨哥任以軍事迭策遼主  
父反蔽之主不省察得里底忌文妃長子晉王素係人望宜爲  
儲副使之出繼欲立元妃諸子已所自出及文妃與駙馬乙信  
謀定大計所圖不成今大國疆土日闊臣灼知天命自去年春  
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得里底高十捏等欲發倉卒之際不  
及收合四遠但率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千兩畜產數萬又爲  
追兵襲取盡棄輜重轉戰至此金主撫慰之賜坐班同宰相與  
之宴盡醉而罷命以舊官領所部若能爲國立功別當獎用自  
是益知遊之虛實後在軍中屢乞侍妾及子金主疑之詔咸州  
路都統司善監護家屬降時其民多強率而來恐在邊生變宜

徒之內地及金帥某取中京命為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吳部後  
降奉聖州其官吏皆遷去因舉前監酒李師夔為節度使沈璋  
為副使州吏裴隨為觀察判官招集居民遺棄者三千餘家久  
之耶律麻吉告與吳十鐸刺結黨謀叛金主召諭朕得天下皆  
由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初非汝等之力若果欲去必須殺  
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成擒無所免死欲  
留事朕無懷異志朕不汝疑余賂等戰慄不能對命杖鐸刺七  
十餘皆不問會三年大舉伐宋以為右都監宋兵四萬救太原  
與屋里海逆擊于汾河北擒其帥郝仲述張闕索統制馬忠殺  
萬餘人宗翰留之西京十年復謀反為雲內節度耶律奴哥等  
所告遂亡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持謀  
自殺邊部斬余賂及諸子函其首以獻加奴哥守太保兼侍中

趙公鑑劉儒信劉君輔等並授遙鎮節度使以賞之

舊史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姦之法嚴矣世不是之  
察反以爲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壽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  
辛天祥之於奉先萬世之下孰不恨之而不知遼至於此天運  
已改自爲金國所除耳又何怪哉

奚回高保一名翰字接懶奚王武都之後善騎射趨捷而勇與  
其兄鼈里刺齊名大安中車駕幸中京補護衛稍遷鐵鶴軍詳  
穩歷契丹漢人行宮都部署八年知奚六部大王事天慶同徙  
北女直詳穩兼知咸州路兵馬事改東京統軍旣而諸蕃入寇  
悉破之遷奚六部大王兼總知東路兵馬事金兵來攻引所部  
降俄復遁歸及天祚播遷回高保率吏民立秦晉國王淳爲帝  
偽署知北院樞密事兼諸軍都統屢敗宋兵淳死其妻蕭氏攝

困事金兵由居庸關人蕭氏自古北口出奔回離保留盧龍道  
不行會諸奚吏民于越里部卽箭筈山自立號吳國皇帝收元  
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收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建官  
籍渤海奚漢丁爲軍命奚人巴軋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契丹  
部落劫掠人畜羣情大駭回離保僞立凡八月南入燕地爲郭  
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與其甥乙室八斤等殺  
之其妻阿古聞之自剄而死



弘簡錄卷二百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上世一

金之先本出靺鞨備載唐書黑水勃海部中始附高麗至五代時附屬契丹其在南者著籍號熟女直在北者不著籍號生女直因地有黑龍江即混同江長白山故號白山黑水厥初未顯後熙

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兄阿古迺好佛不肯從仍留高麗獨與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久之完顏部人殺他族人交惡闕闕不能解語始祖曰若能解此怨部有賢女年六十未嫁願以相配仍爲同部始祖迺自往諭曰殺一人而闕不解損傷益多

曷若止誅首亂一人部內以物納償非惟止鬪且獲利焉怨家

從之乃爲約納其家口一馬牛十金六兩

後女直俗殺人償於馬牛三十自此始

是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婦始祖卽以青牛爲聘禮而

納之兼得貲產後生男長白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注思板

漢猶

言福壽也遂爲完顏部人天會十四年追諡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妻

明懿皇后烏魯追諡德皇帝妻思皇后烏魯子長曰跋海季曰

鞏魯跋海追諡安皇帝妻節皇后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

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

不常跋海子綏可與鞏魯俱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

棟宇之制人呼爲納葛里

猶漢言居室也

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

側弟四信德謝庫德謝夷保謝里忽綏可後追諡定昭皇帝廟

號獻祖妻恭靖皇后生七子長石魯次朴都次阿保塞次斂酷

次敵古迺次撒里犛次撒葛周石魯爲人剛毅質直自分初無  
書契約束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坑殺之已就執叔  
父謝里忽曰吾兄子賢人必能承家安輯部衆奈何反欲害之  
亟往彎弓注矢射走其黨石魯乃得免由是稍以條教爲治部  
落寔強遼以楊隱官之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石魯往  
治大有所獲乃先頌及謝里忽時諸部猶循舊俗不肯用條教  
石魯與族人捫保耀武白山之青嶺願者撫之否者伐之入于  
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還經僕鴛水漢語惡其地名特已因  
憊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迫夜寢于村舍洞無門扇捫保以  
車輪當門爲蔽臥于輪下以爲扞衛已而有孩懶水烏林荅部  
人石顯將陰圖之遂中夜啓行至逼刺紀村止焉是夕卒顯與  
完顏部人窩忽窩出邀于路歧揚言口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

尊之吾今得之矣遂奪其柩加古部人蒲虎復來襲不及石魯  
之徒告于蒲馬太孛與馬紀嶺劫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士等募  
軍追及與戰始奉柩還時尚未有文字不知歲月晦朔故莫考  
年壽脩短天會中追諡成襄皇帝廟號昭祖初昭祖無子禱祀  
求之巫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因名曰烏  
古廼實遼太平元年辛酉歲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旣長能役  
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  
聽命遼之邊民多逃歸之及遼以兵徒鐵勒烏惹之民亦不肯  
徙逃而來歸遼使曷魯林牙將兵來索烏古廼恐遼兵深入得  
知其山川道路險易乃以計止之自恐諸部驚擾變生不測遁  
戶必不可得曷魯信之許其自行索取而還時鄰部雖稍從石  
顯尚拒阻不服烏古廼攻之不克以計告於遼言顯阻塞虜路

遼主以爲然遣使責讓會春蒐石顯與子婆諸列入見遼主乃  
流石顯於邊地而遣婆諸刊還旣而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  
門畔遼鷹路不通將討之遣同幹諭旨烏古迺復曰可以計取  
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遼人從之由是陽與拔乙  
門好質以妻子襲而擒之往獻遼主名見於寢殿燕賜加等以  
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人呼節度使爲太師故後亦稱都太  
師遼主欲令繫籍受印不肯固辭而還自此漸立綱紀置官屬  
舊時無鐵有自鄰國來鬻者與族昆弟傾貲厚買以售因以備  
甲冑礪刀劍兵勢稍振前後願歸者衆幹泚水蒲察部秦神忒  
保水完顏部統門水溫迺痕部神隱水完顏部皆相繼來附烏  
古迺能寬恕容物不暴見喜愠推財分食解衣舉無吝惜人或  
忤之亦不念先時有畔去者遣人諭誘之畔者曰汝主活羅也

吾能獲之豈爲汝屈哉

活羅烏名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糞踏春間有嗜啄食之體死若

餓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烏古通

亦不介意其後訕者力屈來

降厚賜遣還曷懶水有率衆降者錄其歲月姓名卽遣去俾復其故人以此益信服之遼咸雍八年十月奉命伐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烏古迺被重鎧率衆力戰謝野兵敗走校里邁濼水忽解野不能軍潰去乃旋師道中遇遁亾要遮險阻晝夜拒戰比至已憊疾作遂卒年五十四追諡惠桓皇帝廟號景祖自此屢以鷹路誤遼人終不覺悟元配唐括氏生次子劾里鉢有膽勇材略令襲節度使次頗刺淑次盈歌兄弟以次相傳 劾里鉢咸雍十年襲位生遼重熙八年己卯其從父跋黑勿不循理長有異志劾里鉢慮其爲變不使將兵但爲部長加意事之跋黑遂誘桓被散達烏春窩謀罕爲亂託以劾里鉢買鍛工烏不

屯鐵甲爲兵端復問諸部使相疑貳流言欲生則附於跋黑欲  
死則附於劾里鉢時衆情無以察劾里鉢乃佯爲具裝欲有所  
往陰遣人揚言寇至部衆聞者莫知虛實有保於跋黑之室者  
有保於已室者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彼此之情間數年烏春  
來攻舍於阿里矮村桓被散遠亦舉兵來遣弟頗刺淑拒之兵  
敗會烏春解去劾里鉢率師焚蕩其家殺百許人桓被散遠聞  
之大會諸部來攻劾里鉢遣頗刺淑求投於遼使裴滿胡喜牽  
大紫駟馬來遂馳至陣軍吏懼桓被盛強皆無人色劾里鉢陽  
陽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調麩食之有項軍勢復  
振乃引盈歌執其手密語之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不勝  
吾必無生汝今介馬遙觀若我死汝勿救吾骨勿顧慈親戚亟  
馳馬奔告於遼繫籍受印乞師以報此讐語畢袒袖不被甲以

繼袍垂褊護前後心艱弓提劍三揚旗鳴鼓身為先鋒突入敵陣衆從之遂大勝自阿不特逐北至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爲之盡赤仰天大呼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乃縱使去卽引軍還桓被放達自此不能復聚舊部悉歸遼大安七年也明年幹勒部人孟乃復結烏春窩謀罕舉兵頗刺淑仍與戰敗之獲孟乃以獻於遼臘醅麻產侵掠野居女直略來流水牧馬勃里鉢擊之中四創久之疾愈臘醅復略盈歌牧馬交結諸部乃復伐臘醅麻產圍暮稜木克之盡獲姑里甸兵麻產遁去遂擒臘醅及婆諸刊皆獻之遼又恐諸部人疑懼爲亂復請以前後所獻罪人還之旣而自將與歡都介兵圍窩謀罕棄城遁去大致俘獲師還寢疾止元配孛懶氏勿哭曰汝惟後我一年命頗刺淑襲節度使語曰汝惟後我三年遂卒襲



位十九年壽五十四追諡聖肅皇帝廟號世祖爲人天性嚴重  
智慮過人所經見必識暫聞不忘凝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  
戰未嘗被甲先以夢兆候其勝負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旦見  
驢跡而悔之自是不復飲酒襲位之初內外潰叛締交爲寇乃  
能因敗爲功變弱爲強基業於是益大 頗刺淑生遼重熙十  
一年壬午自劾敏善辯初爲國相盡心匡輔用兵之際屢當  
一面尤能知遼國政事人情凡有遼事一切委之初遼官聽諸  
人白事恆令遠跪陳辭譯者傳致往往爲所錯亂頗刺淑請自  
前委曲而言輒取草木瓦石爲籌枚數其事聽者皆竦自是所  
訴無不如意桓赫之戰部人賽罕死其弟活羅陰懷忿忽忽以  
劔脊置其項上曰吾兄爲汝輩死矣到汝以償如何遂攻頗刺  
淑於家矢著于門扉復攻歡都裹甲以拒不能入持其門旃而

去往附盃乃誘烏春兵渡嶺世祖與遇于蘇素海甸語曰吾昨  
得異夢不可親戰遂命與斜列辭不失偕往頗刺淑下馬呼世  
祖與已名祝曰若天助我當爲衆部長今日之事神祇監之語  
畢再拜遂以火攻項之大風自後起烟焰漲天時尚八月青草  
皆焚軍隨烟衝擊大敗之遂獲活羅釋其罪左右任使之後竟  
得其力焉時麻產尙據直屋鎧水招之不聽遣烏雅束伐之阿  
骨打別軍取麻產家屬無遺類遂殺麻產獻馘于遼陶溫水民  
來附復遣阿骨打以偏師平泥麗古部抹踰海村跋黑播立開  
等自是寇賊皆息大安八年襲位後三年八月果卒孛懶氏亦  
先卒皆如世祖言天會間追諡穆憲皇帝廟號肅宗 弟盈歌  
字烏魯完盈近湯歌近割故  
說稱揚割太師 生遼重熙二十一年癸巳以擒麻  
產功命爲詳穩大安十年甲戌襲位年四十二年丙子唐括

部跋葛勃董與溫部人跋忒相殺遣阿骨打率師往追殺跋忒復自將往伐阿疎留劾者守之以偏師拔鈍恩城遣使討紇石烈部阿閣版及石魯阻五國鷹路執殺捕鷹使者時方大寒募善射者操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遼使以歸時留可詐都與蘇濱水烏古論敵庫德起兵于米里迷石罕城納根涅之子鈍恩亦亾去於是兩黨作難乃用撒改爲都統辭不失阿里合懣幹帶副之以伐留可詐都鳩塔等謾都訶合石土門伐敵庫德鈍恩將援留可乘謾都訶兵未集欲先攻之旣石土門軍來會迎擊大敗之獲鈍恩敵庫德釋弗殺撒改盡殺留可城渠長於是諸路撫寧如舊阿骨打因致盈歌之教於統門渾查耶悔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自今勿復稱都部長命勝管隴阿等撫定乙離骨嶺注阿門水之西諸部居民又命幹帶及偏裨

悉平二涅囊虎二蠶出等路寇盜而還七年庚辰劾者尚守阿  
疎城遼遣使來諭罷兵盈歌使烏林荅石魯往佐劾者戒之曰  
遼使來可以計却勿聽其言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  
同色令遼使不可辨復遣蒲察部胡魯勃董龜遜孛董與俱劾  
者見遼使詭言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誰識汝之太師  
乃援劍刺殺二勃董所乘馬遼使驚駭竟歸居數日破其城阿  
疎復訴於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盈歌至來流水興和村見  
乙烈問阿疎城事徵盈歌馬數百匹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  
不存者備償盈歌與僚佐謀若償阿疎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  
使也乃令主隈禿荅兩水之民陽爲阻絕鷹路復使鼂故德部  
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  
謀信之命盈歌往討而阿疎城事遂止盈歌聲言平鷹路敗於

土溫水而歸八年辛巳遼遣使特賜物來賞平虜路之功九年  
壬午使蒲家奴以遼賜給主隈禿苔之民且脩鷹路而歸冬蕭  
海里叛入于阿典部遣族人斡達刺來結和曰願與太師同往  
伐遼盍歌執送于遼遂命盍歌捕討募軍得千餘人女直甲兵  
之數始見于此前時蓋未嘗滿千也軍次混同水阿骨打勇氣  
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時遼兵數千追海里不能克盍  
歌謂遼將姑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阿骨打策馬突  
戰流矢中其首海里墜馬執而殺之大破其軍獻馘于遼金人  
自此知遼兵之易與也是役也烏雅束最先登并有功者前行  
次以諸軍護俘獲歸所部盍歌朝遼主于漁所大被嘉賞授以  
使相錫予加等十年癸未二月還遼遣使授有功官賞是歲高  
麗始來通好初諸部各有信牌因用阿骨打議擅置者寘于法

自是號令乃一民聽不疑卒年五十一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東南至乙離骨曷懶耶懶土骨論東北至五國主隈禿荅金蓋盛于此天合間累追諡章順孝平皇帝廟號穆宗烏雅東世祖長子字毛路完生遼清寧七年辛丑乾統五年癸未襲位年四十三使石適歡撫納曷懶甸人執送阿疎使連紀誘扇邊民者先與高麗通好既而頗有隙二年甲申高麗再來伐石敵歡再破之乃復請和前所執團練十四人皆遣歸石敵歡撫定邊民而還四年丙戌高麗遣黑歡方石來賀襲位遣孟魯報之高麗約還諸亾在彼者乃使阿貼勝昆往受之高麗背約殺二使築九城於曷懶甸以兵數萬來攻幹賽及幹魯人敗之亦築九城與相對乃罷兵十一年癸酉卒年五十三累追諡敏恭簡皇帝廟號康

載記 金主之一

太祖皇帝姓完顏漢姓曰王諱阿骨打改諱旻世祖第二子母  
拏懶氏遼道宗時東方有五色雲氣屢出大若囷倉之狀司天  
孔致和私竊語人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  
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始生幼時與羣兒戲力  
兼數輩舉止端重世祖見遼政日衰坐之于膝循其髮而撫之  
曰此兒長大必有所成甫成童卽善射遠至三百二十步謾都  
訶最善射遠猶不及其百步世祖伐卜灰請從行因其少不許  
心輒異之及圍窩謀罕城時年二十三被短甲免胄不介馬行  
圍號令諸軍城中望見遣壯士太峪亟馳刺之倉卒不及備勇  
氏活臘胡反馳刺之中峪馬槍折得免世祖驚以爲戒復不令  
知與沙忽帶山營殺略且還敵追以重兵遇隘巷失道追者益

惡值岸高與人等馬一躍而過追者乃還世祖寢疾命以事如遼統軍司將行戒以五月未半速畢事而歸則猶及見汝乃亟往見曷魯曷古統軍甫還前一日世祖大漸執其手以付穆宗曰烏雅束榮善惟此了足子契丹事穆宗亦雅重之出入必俱凡遠出而歸嘗親迓之因欲知其立志有勃海留守贈之以甲不受穆宗問故芥口使他日被而戰勝則是因彼甲而成功也其奮勵若此初獻麻產馘遼授以詳隱其伐泥雁古部以達塗阿爲鄉導沿帥水夜行襲之鹵其妻子初溫都部叛忒殺唐括部拔葛穆宗命伐之太祖夜見赤祥入辭謂穆宗曰此行必克會大雲寒其與烏古論部兵沿土溫水過末鄰鄉追及跋忒於阿斯溫山北濼之間殺之軍還穆宗親迓於靄建村及撒改伐留可與將佐議或欲先平邊地部落或欲徑攻留可城不能決



願得太祖至軍穆宗使往曰事必有可疑時甲士未發者止有七十盡以畀之謾都訶使人來告石土門兵尚未到土人欲執以與敵懇請益兵適相遇於斜堆何語曰國兵盡在此矣使敵先得志於謾都訶後雖種誅之何益乃分甲士四十與之僅留三十人道遇人曰敵已據盆搗嶺南路矣衆欲由沙偏嶺往太祖罵以汝等何畏敵之甚已而敵聞反守沙偏嶺以拒我乃不見敵竟至撒改軍夜急攻留可城遲明破之還攻烏塔城中人出降復遣蒲家奴招降詐都釋之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殍強者轉而爲盜數都等欲重其法獲者皆殺之諫曰財者人所致不可偏重反輕人命遂減其法爲殺償三倍復多逋負賣妻子償者請曰骨肉之愛人心所同願停三年勿徵過後徐圖之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心康宗嘗夢逐狼屢發不中太祖一箭

中之僚佐皆賀以爲受命之兆遂以是歲襲位爲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來責何以不告喪太祖荅曰有喪不能弔乃以爲罪乎旣而遼命久不至二年甲午始遣使來致襲命遼先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微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康宗嘗以不遣阿疎爲言稍拒其使至是遣蒲家奴習古迺往索阿疎及還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始議伐遼召官僚耆舊告以禦備衝要建城墜脩戎器以聽後命遼統軍司閤之遣節度使捏哥來問狀荅以設險自守何問也遼復遣阿息保來詰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今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統軍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聞之語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

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衆皆曰善乃禱於皇天后土辭  
畢大宴僚屬號令諸部時建魯古部實里館來告我部誰從諭  
以吾舊與汝隣境固當從我若畏遼人自往就之九月進軍寧  
江州次寥晦城諸路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遼之  
罪申告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  
海里之衆有功不省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罪  
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挺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  
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進輕重職功苟違  
誓言身死挺下家屬無赦師次唐括帶幹甲之地詣軍禮射介  
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爲祥明日次扎  
只水光見如初遼人來禦耶律謝十墜馬親射殺救者併中謝  
十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扎洞胸謝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飲

矢之半價而死獲所乘馬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免胄救之矢拂於顛顧見射者一矢而斃大呼將士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敵大奔自相蹂踐死者十七八撤改不及會戰使其子粘罕等來賀且勸進太祖辭以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攻寧江城州人自東門出溫廸痕阿徒罕邀擊盡殪之十月朔克其城獲防禦使大藥師奴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來送款次來流城以俘獲賜將士名渤海梁福幹荅刺使僞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與師伐罪不濫及無事也師還謁宣靖皇后以所獲頒宗室耆老以實里館貨產給將士初命諸路以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副等撫定畿謀水女直鼉古部長胡蘇魯以城降十一月遼都統蕭乳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

未至而夜時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  
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選壯士十輩擊走  
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  
于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遂至斡論  
灤殺獲首功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徧賜官屬將士燕犒  
彌日至是兵始滿萬遼人畏之遂不可敵僕虺等攻拔賓州兀  
惹雛鶴室來降遼將赤狗兒戰于賓州僕虺渾黜敗之鐵驪王  
回鹘保以所部降吾睹補蒲察復敗赤狗兒蕭乙薛軍于祥州  
東是月吳乞買撤改辭不失率官屬諸將請卽帝位不許阿離  
合懣蒲家奴粘罕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  
心始告以吾將思之

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羣臣奉上尊號卽皇帝位改元建號上

日遼以真鐵爲號義取其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色白  
完顏部色尚白旗幟號令悉皆從之于是國號大金元年丙子  
自將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其餘民以歸留婁  
室銀木可守黃龍而自率兵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遼使僧  
家奴來議和國書斥上名使爲屬國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  
空而墜上喜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進  
逼達魯古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彼心貳  
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  
左軍却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復擊敗之婁室銀木可衝其  
中堅宗翰助以中軍乘勝追至其營合圍至旦遼軍潰圍出逐  
北至阿斐岡步卒盡殪併獲耕具以給諸軍二月師還三月辛  
未朔獵于寥勝城四月遼耶律張奴賫議書來留其五人獨遣

張奴回報書亦如之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拜天射柳五七

九月歲以為常六月己亥朔張奴復以書來猶斥上名報書亦

斥遼主名論之使降七月戊辰以吳乞買為請班勃極烈官之極身

貴撤改及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辭不失為阿買勃極

烈治城邑者甲戌遼使辭刺以書來留之不遣戊寅九百奚營來降

八月戊戌再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導前乘赫白

馬徑涉令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

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日利涉蓋取其義九月克黃龍

府遣辭刺還遂班師己卯黃龍見空中癸巳轉撤改為國論忽

魯勃極烈阿齊合戀為國論乙室勃極烈十一月上自將兵二

萬以禦遼主十二月己亥行次交刺會諸將議皆曰遼鋒未易

當遂駐軍丁未上率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張奴叛遼主

已還亦返至熱結濼戊申與諸將追及遼主于獲步荅岡上以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之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大敗死者相屬百餘里獲寶物輿輦帟幄兵械軍資馬牛不可勝計遼將蕭特末等焚營遁去論功班師斜也殺數十人溫迪罕迪忽迭以四謀克兵出阿南本圍中完顏蒙剗身被數創力戰不已皆居最是月夾谷撒喝取開州婆盧火下特鄰城辭里罕降 二年正月戊子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爲軍所俘獲逃遯而還者勿以爲罪官其部長使從宜居處閏月高永昌據東京使撻不野來求援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求保州詔許自取之二月己巳詔曰比以虜凶庶



民艱食多依附豪族因爲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或私約立  
限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爲良若元約以一人對贖者卽從元約  
四月乙丑討高永昌五月擒之戮于軍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  
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  
己亥上獵近郊乙巳始製金牌十二月庚申朔吳乞買及羣臣  
上尊號曰大聖皇帝改明年元

天輔元年正月開州叛加古撒喝等討平之四月遼秦晉國王  
耶律捏里來伐遣廸古乃婁室婆盧火將兵二萬會幹魯古擊  
之五月丁巳詔始禁同姓爲婚者七月戊申以完顏幹論知東  
京事十二月甲子幹魯古等敗捏里兵于蒺藜山宋使登州防  
禦使馬政以國書來索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 二年正月庚  
寅遼保安軍節度使張崇降復其職任仍令世襲遣散覩如宋

報聘約與夾攻遼地得者有之二月癸丑朔遼使耶律奴哥等以國書來議和五月丙申命胡突袞如遼六月甲寅詔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贖直者甲戌遼通祺雙遼等州八百餘戶來歸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地處之七月癸未詔曰匹里水路完顏木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謀克民貧乏可具登耗之數以聞丙申遼戶二百來歸處之泰州詔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招諭未降者仍詔達魯古部勃堇辭列凡降附新民善爲存撫來者各令從便安居給以官糧毋輒動擾九月戊子詔選善屬文者以爲國書詔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閏月庚戌朔以降將霍石韓慶和爲千戶九百奚部蕭寶乙辛北部訛里野漢人王六兒王伯龍契丹特末高從祐等各率衆來降十月癸未以龍化州來降張應古劉仲良爲千戶乙未

咸州都統司言漢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衆來降命爲千戶十  
二月甲辰遣孛堇木孛以定遼地諭高麗遼寧昌軍節度使劉  
宏以懿州三千戶并執遼候人來降以爲千戶川州寇二萬已  
降復叛紇石烈照里擊破之三年正月甲寅東京人爲質者  
永吉等五人結衆叛事覺誅沒繼有犯者並罪如之丙辰詔隨  
古孛堇酬幹先時與胡魯古迭八合二部交惡今來送款母相  
侵擾五月壬戌詔與遼和其兵典以前曷蘇館回怕里與係籍  
不係籍女直凡犯罪流竄亡入于遼者明諭諸路千戶謀克徧  
與詢訪共官稱名氏地里具錄以上六月辛卯遼遣太傅習泥  
烈等奉冊璽來上槌冊文不合者數事復之散覩自宋還復遣  
馬政及其子宏來聘還日又遣孛堇辭列曷魯等如宋七月辛  
亥遼人楊詢卿羅子韋各率衆來降命爲謀克八月己丑頒女

直字九月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十一月習泥烈等復以國書來高麗增曷懶甸長城三尺詔胡刺古習顯慎固營壘 四年二月辭列曷魯使還宋使趙良嗣王暉來議燕京西地三月甲辰上語羣臣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討其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脩器械具數以聞辛酉詔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習泥烈趙良嗣等皆從五月甲辰次渾河西開母來會宗雄與降者馬乙持詔先趨上京諭官民曰遼主失道上下同怨朕興兵以來所過城邑拔其負固不服撫其降順計汝等必聞之今爾國和好之事反覆見欺朕不欲天下生靈久罹塗炭遂決策進討重以弔伐之義不欲殘民故開示明詔諭以禍福其審圖之上京人不聽禦備儲蓄爲固守計甲寅亟命進攻且令泥烈良嗣等觀吾用兵以上

去就親督將士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先登克其外城留守  
捷不野來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詔  
諭遼副統余覲壬戌次沃黑河上從幹本等諫地遠時暑軍馬  
罷乏若深入敵境恐有後艱命班師仍分兵攻慶州余覲襲闍  
母於遼河完顏背蒼烏塔等戰却之完顏特虎死焉十一月東  
京留守司乞本京官民質子增數番代上不許曰諸質子已各  
受田廬若復番代則往來動搖可並仍舊十二月宋復使馬政  
來荷西京之地 五年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諸路猛安謀克之  
民萬戶屯田泰州以婆盧火統之賜以耕牛四月乙丑朔宗翰  
等請伐遼詔諸路預戒軍事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覲等詣咸州  
降六月癸巳率將吏來見庚子詔以吳乞買貳國政斜也爲忽  
魯勃極烈統領官稱杲爲吳勃極烈陰陽之官宗翰爲移賚勃極烈在第一位

七月庚辰詔議親征以連雨罷十一月辛丑以杲爲內外諸軍都統昱與宗翰宗幹宗望宗盤等皆副之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先次津發六年正月乙亥取中京遂下澤州二月己亥宗翰等敗遼奚王霞末于北安州奚西節度使訛里刺降壬寅都統杲遣使奏捷并獻所獲貨寶下詔嘉獎令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山後若未可往卽營田牧馬俟及秋成乃圖大舉三月杲得報知遼主在鴛鴦濼乃發兵追之奔于西京追至白水濼不及獲其貨寶己巳至西京壬申降之乙亥城中復固守是月遼秦晉國王耶律涅里卽位于燕四月辛卯復取西京

壬辰遣徒單吳甲高慶裔如宋戊戌杲遣耶律坦招徠西南諸部西至夏國其招討使耶律佛頂來降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餘叛去耶律坦與阿沙兀野撻不也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取之開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而還時山西諸部城邑雖降人心未固遼主保陰山捏里在燕京杲遣宗望奏捷兼請上臨軍五月辛酉既至百官入賀賜宴歡甚捏里上書請罷兵遣楊勉往諭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是月謀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貢方物六月戊子朔上親征遼發自上京吳乞買監國詔曰朕順天弔伐已定三京遼主尚未復兵不能已今者親征由上京路進恐撫定親民驚疑失業詔至各安厥居其先降後叛逃入險阻者詔後出首悉免其罪若猶拒命

李戮無赦是月耶律捏里卒七月乙丑上京漢人毛十八率二千餘戶降因命領之丙寅以幹荅剌招降者衆命領八千戶副以忽薛壬午希尹以阿疎見杖而釋之八月己丑次鴛鴦濼旱率官屬來見癸巳上追遼主于大魚濼己亥次居延北辛丑中京將完顏渾黜敗契丹奚漢六萬于高州孛董麻吉死之得里得滿部降九月庚申次草濼闕母平中京部族之先叛者及招撫渤海郡縣節度使耶律慎思領諸部入內地乙丑詔六部奚曰汝等旣降復叛扇誘衆心罪在不赦尚以歸附日淺恐綏懷之道有所未孚故復令招諭若能速降當釋其罪官皆仍舊戊辰歸化州降駕入次之丁丑奉聖州降十月丙戌朔入次之詔曰朕屢勅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愚民無知尙多逃匿山林卽欲加兵深所不恐詔至罪無輕重咸與矜免有能率衆歸附



者世世官之或奴婢先生而降金釋爲良庚寅蔚州降余覩等  
道降臣來見授翟昭彥田慶皆爲刺史徐典爲團練使諸官悉  
叙有差詔曰比以幽薊一方招之不服今欲帥師以往故先安  
撫山西諸部汝等旣已懷服宜加撫存官民未附已前罪無輕  
重及係官通負皆與釋免丁酉昭彥慶殺知州蕭觀寧等以叛  
丙午復降十一月詔諭燕京官民王師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  
仍舊十二月上伐燕京丁亥次媯州戊子次居庸關庚寅遼統  
軍高六等來送欵駕至燕京入南門次于城南銀朮哥婁寔營  
陳以待遼樞密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張彥忠叅政康公弼劉  
彥宗奉表降辛卯百官皆詣軍門叩頭請罪詔一切釋之壬辰  
上御德勝殿羣臣稱賀甲午命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詔西  
京官吏曰乃者師至燕都已皆撫定惟蕭妃與官屬數人遁去

已發兵追襲或至彼路可執以來是歲黃龍府叛宗輔討平之

七年正月丁巳遼奚王回鹵保稱帝甲子平州節度使時立

愛降詔曲赦其民庚午詔中京都統幹論問撫定人民各安

其業朕甚嘉之回鹵保聚徒逆命汝宜計畫無使滋蔓壬申詔

招諭回鹵保癸酉招撫諸部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皆

降甲申詔曰諸州部族歸附日淺民心未寧今農事將興可遣

分諭典兵之官無縱軍士動擾人民以廢農業二月乙酉朔命

撤八諭降興中府遼來州節度使田顯隔州刺史杜師回遷州

刺史高永福潤州刺史張成皆降壬辰詔所在官司郡縣今皆

撫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釋其罪更宜招諭之前後起遷民戶去

鄉未久各有懷土之心可深加存恤毋輒騷動有衣食不足者

官賑貸之癸巳又詔顯威東京華路項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

絕其往來今天下一家務令便民聽從往來其間有被掠及需  
身者並許自贖爲良乙未興中宜州復叛丁酉宋使趙良嗣來  
議燕京地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遣疆井置榷場交易等事  
癸卯銀朮哥鐸刺如宋乙巳詔都統杲錄用新附之民有材能  
者戊申詔許宋使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癸丑大赦改平州  
爲南京以張覺爲留守三月癸未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以國  
書來四月丁亥遣都統幹魯宗望襲遼主于陰山壬辰復書于  
宋癸巳詔恐軍事留滯自今不必皆從中覆應此路事務申都  
統司餘皆取決樞密院戊戌契丹九斤聚黨興中府作亂擒之  
九斤自殺命習古乃婆盧火監護長勝軍及燕京宗族工匠由  
松亭關徙之內地己亥次儒州幹魯使宗望等襲遼權六院司  
唱高質于白水梁獲之降宗屬秦許等王十五人遼主留輔重

青塚以兵萬人遁往應州遣兵追襲及之獲其子趙王習泥烈  
及傅國璽上大喜寘璽懷中東面恭謝天地受之五月甲寅南  
京留守張覺據城叛詔諭其民丙寅次野狐嶺己巳次落黎樂  
受俘詔曰寇主孽雖自作嘗居大位伶仃去國深所不忍懷悲  
負恥恐隕其命如招之肯來盡付戚屬并宗族勿去輿帳善存  
撫之其習泥烈以下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加撫慰六月壬午  
朔次鴛鴦深是日闍母敗張覺于營州丙申上不豫將還上京  
命宗翰爲西南北兩路都統昱與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  
己酉次韓獨山驛名吳乞買七月辛酉次牛山宗翰還軍中八  
月乙未次渾河北吳乞買率宗室百官上謁戊申帝崩于部堵  
深西行宮年五十六九月癸丑梓宮至上京乙卯葬宮城西南  
寧神殿丙辰諸班勃極烈卽皇帝位天會三年三月上尊諡曰

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立原廟于西京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于燕京城南管所駐蹕之地立開天啓祚睿德神功之神皇統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增諡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號睿陵 帝英謨睿略豁遠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世祖陰有取遼之志故兄俞相傳授由康宗以及太祖臨終又以屬穆宗其素志蓋如是也初定東京卽除去遼法減省租稅用本國制度雖平宋之功成于天會間而規摹建置實自此始凡立國百十有九年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弘簡錄卷二百十四 終